

藝術賞析



劇中跟「失」與「SUCKS」有關的表達手法，既有可觀又有令人莫名其妙之處



《失/SUCKS》是一齣相當另類、實驗的作品

劇演繹 失意感受

李鎮洲導演和林俊浩、梁浩邦、黃譜誠三名演員創作的編作劇《失/SUCKS》，由名字似「另類劇場」的「踩界劇場」製作，並於前進牛棚劇場這「實驗劇場基地」演出，入場前筆者以為「此劇的故事和表達手法應不會很老土」，亦不會另類、實驗得讓人難以理解。皆因宣傳單張印上有條理的故事簡介，配圖又似青春劇，而且在筆者印象中，李鎮洲、梁浩邦、黃譜誠是導演慣傳統劇作的（筆者未看過林俊浩過往的舞蹈劇場作品）。

另類實驗作品

結果，筆者猜錯了！《失》真是齣相當另類、實驗的作品，故事簡介中那些「兩個四十歲頭的男人、三個畢業之後的男孩和五個旅人」都難於劇中找到，皆因三位演員所演的多個角色在身份、背景上均予人模糊之感，就連姓名都沒有（劇末提及的日本人除外）；至於劇情方面，根本沒有一條清晰可見的劇情線貫穿全劇，有的是以演員講的各種台詞（包括細節豐富、含哲理、曖昧而富想像空間、平淡而有生活感、似夢話或醉酒的台詞）、身體語言與舞蹈、角色形象、劇場意象、空間/場景設計與道具運用、音樂與音效、燈光與錄像，來呈現出連串瑣碎的生活（生命）片段與感覺。觀眾想看得過癮，必須於觀劇時開放心靈，多聯想劇場上不同元素跟「失/SUCKS」這大題目有何關連。

《失/SUCKS》的整體氣氛偏向沉鬱，可從劇中找到多個取材自現實生活、比喻象徵得具體精確、能觸動觀眾心靈的迷失/失去/生活爛透例子，包括：兩個男人各據長桌一方，各說各話，反映都市人的疏離與孤獨；某男人的頭被一個黃色大圓球全蓋着，令他有盲人迷路的感覺，以及令觀眾覺得他是被別人標籤及充滿壓力的，後來男人脫下大圓球，以為從此可自由自在，怎料最終連拿一支粉筆繪畫也被別人操控；某男人說出一個「金魚被人丟棄在魚缸外」的處境

，令觀眾覺得男人就像金魚般要過掙扎求存的生活。

既可觀又難明

劇末提及某日本女人替患腦退化症、曾熱心教音樂的丈夫付出大量愛與責任，則是直接指出生活劣境反而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親密；至於某男人沉思一些難有答案的宇宙課題，以及貓愛伏在電腦鍵盤並多次打出「K」字，均體現人與世間有太多不可思議的東西，能使熱衷存在主義的觀眾勾起若干思考、想像，但不熱衷者應無法想到創作人要表達什麼。

劇中跟「失」與「SUCKS」有關的表達手法，既有可觀又有令人莫名其妙之處。某男人狂用力坐在長桌另一端的黃球人連桌旋轉起來兼劇烈擺動，以及於轉場時偶然出現黑暗/微弱燈光中爆發激烈碰撞聲（由物件造成）的編排，都使觀眾產生強烈的惶恐不安；而龔志成的配樂、4 Non Blondes的歌曲《What up》和電視機上的雪花，則似乎把時不我與、緬懷過去、哀傷與困局、從苦澀生活中求希望等角色體會或心理狀態，以詩意、帶電影感的方式呈現出來；三名演員於《失》未開始前在劇場外練打泰拳（刻意安排每次打十下）與劇中某男人像參加比賽般打起中國功夫，加上劇中的一場粉筆雨與三名演員於戲完結前走到劇場外拿起傘子擋雨的唯美畫面，都似有關連但又想不到創作人的創作動機，這是由於創作人拋出劇場符號、密碼給觀眾思考時，往往欠缺相關的劇情作鋪墊，令符號、密碼的含意無法跟觀眾的眼與腦連繫起來。

全情投入，使梁浩邦和黃譜誠的演技、林俊浩的舞姿能自然地跟角色的心境處境融成一體，可惜牛棚劇場的隔音設備欠佳，看戲時總聽到有小孩於劇場外玩耍的雜音，邊看邊分心，只好把雜音跟劇場內的聲音視作「兩個時空的重疊」。

何俊輝



《失》劇演員所演的多個角色在身份、背景上均予人模糊之感

潘學聰追求筆墨「拙」意

本報記者 李小聰

二〇〇六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河北省書記白克明、省長季允石在北京接受大公報一行採訪之後，雙方互贈禮品，採訪團獲贈一幅書法作品，落款是「學聰書」。二〇〇八年初參加河北省內一個文藝界聚會，被推上上座的是個少言寡語的樸實中年人，旁邊人介紹，此人便是潘學聰，當時他剛當選河北省文聯副主席。

潘學聰一九五五年出生於河北省南皮縣。他回憶道，從十歲開始練字，那時家裡住的是土坯房，門都關不緊。為節省墨汁，只能往臉盆裡滴上四五滴墨，再加半盆水。莊稼地裡走出來的潘學聰從骨子裡透出來一股子樸實本分和刻苦耐勞，也許就是這點打動了他的大學老師——原中國書協副主席、首倡中國書法學的河北大學教授黃綺，潘學聰追隨其學習書法三十多年。

潘學聰在書法方面很有靈氣，這也是恩師黃綺對他最初的評價。潘學聰還記得第一次在黃綺面前臨的是柳公權的《玄秘塔碑》，臨了十幾個大字後，黃綺連連讚賞：「好啊，你還有些基礎，也很有靈氣。只是還不得法，我給你講講書的「法」度。」後來黃綺還專門著文《我們師生之間》，提到了潘學聰的書法藝術之路——「學書法應有三個階段：首先是守法，其次是破法，最後是立法。歷史上的書法大家無一沒有自己的「法」的，也無一沒有自己的「妙」的。「法」與「妙」的統一，才使得中國書法有中國特色。學聰多年來在這條路上探索和追求。」

潘學聰對線條、書法乃至中國文化都有了自己的領悟，體味出「書法自然」的真意，推崇「拙」為最高層次。潘學聰推崇北碑，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北碑的書法最能體現「拙」的意態。他告誡初學者如果只練基本功不提高文化修養，只能筆上見功夫，會把線條寫死了，沒有靈氣，不見才氣，更無悟性。所以臨帖要臨活，要活臨，這非得多讀書不可。



▲潘學聰書法作品《吟雪》



▲《葉自短花自長》  
▲《清明時節》



▲林俊浩（左）的舞姿能自然地跟角色的心境處境融成一體

伙炭藝術村辦開放日

【本報訊】隨本港工業北移，自二〇〇〇年始，租金相對便宜的火炭工廠就成為藝術家的創作天堂。當年有幾個工作室合辦聯合展覽，借用火炭工業區之名把此處的藝術家們稱為「伙炭」（Fotanian）。後來，進駐火炭的藝術工作者逐年遞增，近年更有商業畫廊、外國藝術家、藝術學院畢業生進駐，令工業區更多元化，各戶人家相互照應，形成「伙炭藝術村」。



▲「古老十八代飲食茶具故事館」的負責人、飲食茶具收藏家梁國鴻

由本月七日起連續兩個周六日，伙炭藝術村將舉辦「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2」，屆時共七十六個藝術工作室和約二百五十位本地藝術家將參與。展出作品包括繪畫、雕塑、陶瓷、混合媒介、版畫、攝影及錄像等，觀眾在參觀各藝術家的創作天地時，可與他們直接對話，向藝術家學習創作技巧，一同寫生、進行肥自雕刻、裱畫、中國書畫、陶藝創作等，工作坊完結後還可把創作帶回家。

參與開放計劃的包括不同背景的工作室，其中不乏一些極具特色的，譬如「古老十八代飲食茶具故事館」工作室的主人、飲食茶具收藏家梁國鴻，收藏品超過一千件，均與中國古老飲食文化有關，網羅上至戰國下至「文革」年代的藏品，同時舉辦古瓷器或紫砂茶壺收藏辨識研習班及講座。

開放日更會舉行多場分享會、短片放映、講故事環節及論壇，讓公眾了解伙炭的歷史及發展，亦討論本地藝術的未來及挑戰。今年的主題將圍繞「藝術家的創作挑戰」，探討現時住宅、商廈及工廈租金昂貴的情況下，本地藝術家生活百上加斤、難覓創作空間、大部分需身兼多職地維持創作等現實困境。

這些藝術工作室分布於十一座工廠，參觀人士可按大圖製作的「伙炭藝術村」藝遊地圖小冊子，按圖索驥，遊訪每一間工作室。活動詳情可查詢：www.fotanian.com。

▲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籌委王恩薇（左）及項目統籌韋琳（右）

金飾師傅示範傳統工藝

【本報訊】實習記者李兮言報道：黃金代表吉祥、財富和高貴。長久以來，黃金在傳統中國人心目中具有超凡地位。而不同年代，製作金飾的方法亦有所不同。昨日，在屯門市廣場主辦的「嫁娶金飾演變展覽」記者招待會上，擁有近五十年經驗的本港金飾師傅黎鉅泉現場示範金飾鑄造工序，展示日漸失傳的工藝。

入行五十年

年近六旬的黎鉅泉十五歲就已入行做足金首飾學徒。當時的他只是聽從父母安排入行，對足金首飾毫無認識。想不到，他一入門便做了近半世紀，成為香港金飾業的活化石。入行四十多年，黎鉅泉曾經接到不少客人有趣的要求，他都會一一悉心處理，務求令客人得到最稱心的金飾。這份滿足感或許就是他從事金飾業近半世紀的原因。

在這幾十年間，黃金價格「扶搖直上」。一九六九年，黎鉅泉入行時，一兩黃金只需要二百

七十元，現時每兩金價卻已升至一萬六千元。提及此，黎鉅泉不禁笑謂後悔自己當時沒有買下大量黃金。隨着科技發展，如今鑄造金飾的工序大部分已由機器取代，另外有很多工序亦已北移至內地，所以傳統金飾師傅在香港已日漸消失。

現場拉金線

昨日，黎鉅泉現場示範「拉金線」工序，將一塊足金原料瞬間拉成一條幼金線以製作金飾，速度之快及雙手之靈巧，令生長在科技時代的人們嘆為觀止。而「熔金」技術，則讓觀眾見識到「真金不怕火煉」，約二兩重的足金在火燒下被熔成液態，並再次冷卻凝固成金粒。這一過程也讓在場觀眾嘖嘖稱奇。

「現時傳統金飾師傅越來越少，現在的金飾工序已變成工廠式生產，每個工作人員只會負責鑄造金器的一小部分，他們不會像紅褲子出身的傳統金飾師傅一樣，掌握由熔金、打磨開始的所有工序。」黎鉅泉告訴記者。

此外，現場亦有示範如何用試金石對比黃金成色，並提前展出「嫁娶金飾演變展覽」中不同年份的婚嫁四飾（龍鳳鐲、頸鏈、耳環、戒指）。其中不難發現從前的金飾大多分量較重，現今的金飾則偏向單薄和簡約，這主要緣於金價的升幅。由於香港政府於一九八〇年代才對金器成色（即含金量）作出管制，所以八十年代以前的金飾，成色較為參差。

由屯門市廣場舉辦的「嫁娶金飾演變展覽」將於本月十四日至二月六日在一樓中央廣場舉行。查詢可電二四五〇七七八二。



▲黎鉅泉示範「拉金線」

本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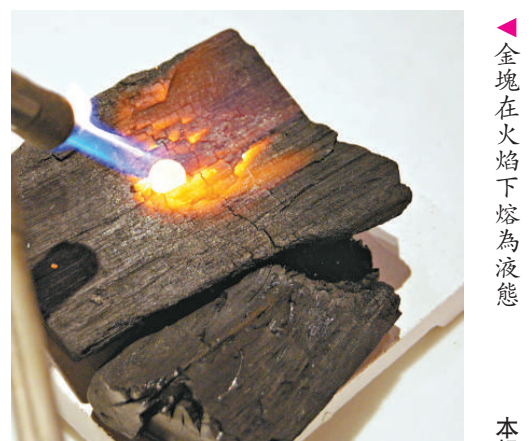
▲不同成色的金在試金石上顏色不同，藥水作用下成色差的黃金顏色會消失

本報攝



▲不同年代的嫁娶金飾

本報攝



▲金塊在火爐下熔為液態

本報攝